

學門發展趨勢與展望： 文學一、文學二、歷史學

編輯部*

主持人：廖炳惠（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川流講座）

與談人：楊儒賓（國立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

馮品佳（國立交通大學外國語文學系講座教授）

林富士（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

主持人廖炳惠教授

很榮幸回來主持三位老朋友的場次，他們都是國內最頂尖、最重要的學者。楊儒賓教授是最有人文跨領域素養的學者，從哲學、文學到歷史，尤其是在東亞儒學領域，號召許多韓國和日本學者來臺灣跟我們做跨國研究。馮品佳教授帶領國內做新英文研究，特別是在加勒比海、印度的研究，從族群到歷史、到跨文化、到跨媒體等，都是外文研究的新趨勢。林富士教授目前領導國內做醫療史跟跨領域史學研究，在《簡訊》特刊裡，他也提到因應未來歷史學，應該如何做新材料蒐集跟整理的工作。現在就請他們依據學門領域做報告。

楊儒賓教授（文學一）

我們的學門通稱為中文學門，中文學門改成文學一學門，反映了定位的問題。人文社會科學存在著與政治息息有關的現實情況，歷史、中文領域更明顯。中文學門有諸多次領域，包含思想、小說、戲曲、詩詞、小學、華語教學等等，不太能用現在所用的「文學」一詞來涵蓋，這是學門的特殊現象。但「中文」改為「文學一」，好像還不是最壞的情況。最近，我從臺灣中文學會通訊收

* 本文為現場錄音轉錄文字，經與談人審訂。

到一則訊息，教育部擬將中文學門改為華語文學門，詳細情況還不明確，但看來這不會是一個部會的小事情，而是大的政治氛圍的反應。任何人不管怎麼看中文學門，大概都很难僅從語言學角度來加以定位，畢竟中文學門大部分的知識來自古典文化，如果把中文改列為華語文，我認為對學門這是極大的傷害，也是對我們能否堅守學術尊嚴極大的挑戰。在臺灣，中文是一個重要的語文媒介，不管是歷史、哲學還是外文，中文學門都提供了極重要的學術後勤支援。不管政治局勢怎麼演變，古典漢字文化都不可能不是臺灣文化的核心內涵，這是臺灣社會的結構面，古典教育是構成臺灣學術研究很重要的資源，要改名必須相當地慎重。相對於臺灣政治當局有意無意地貶低古典文化，我想就最近身歷其境的幾個例子，談談中國大陸目前的趨勢。

上週北京清華大學國學院陳來教授來臺訪問，他是儒學研究非常具代表性的人物，他提供了一個訊息：從今年秋天開始，文化基本教材要納入大陸中學教育體制內，也就是臺灣三十幾年做的事，現在大陸要開始推行。雖然在目前中國，傳統思想與政治意識型態是否能夠相融，相當可疑，也許不會如官方所意想的和諧。但是傳統文化一旦進入教育體制，它自然會衍生出自己的生命。往後怎麼發展，還需持續觀察。另一個例子是，臺灣朱氏宗親會的宗親們，有感於朱子在東亞的影響力很大，過去十年每年暑假，都會贊助臺灣師生走「朱子之路」的研習行程，由我帶隊。一開始我們走自己規劃的路線，主要的人力與物力由朱氏宗親會贊助。但從去年開始，福建官方願意提供贊助，並由閩臺博物館當聯繫窗口。這不是中國官方願意爭辦古典文化底蘊豐富的學術活動之個案，馬列主義、儒家與現實政治的結盟是個突出的現實，裡面蘊含什麼意義、



圖一：左起廖炳惠教授、楊儒賓教授

什麼社會作用或政治作用，值得我們去思索。第三個我所觀察到的是，最近幾年中國拍賣市場呈現的現象。拍賣市場上臺灣書畫拍賣價格呈現下跌趨勢已經好幾年了。但中國書畫拍賣價格卻一直在漲，最近十年來的漲幅很大，比如說王國維、梁啟超、胡適、傅斯年的信札大概漲了幾十倍。尤其是最近這五年，民國文人信札的拍賣非常火熱，甚至變成獨立單元，章太炎一封帶著信封的信札，竟然比張大千一幅尺幅不大的畫還要貴。這些現象顯示了中國大陸對民國文化的渴望，也代表傳統文化的想像在中國大陸有它的市場。

種種現象可能在傳達一種訊息：這種文化方向的轉變是中國大陸正在進行的大工程的一環，中國共產黨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係進入一個很微妙的階段。我們必須從中文學門的觀點正視這些現象，然後提出一些相應的論述。我們的論述不能只要求符合臺灣少數人的政治期待，不管是左派民族主義者，或是臺獨民族主義者。關鍵不是政治上的正確與否，而是學術論述的含金量，我們學門中人要能提出有說服力的論述，既能夠解釋我們的現狀而且能夠作為改變現狀的引導力量，一個有生命力的學門要能夠回應當下生活世界的文化問題。

馮品佳教授（文學二）

首先我要從人社中心剛剛完成的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外文學門結案報告中，節錄成功大學張淑麗老師的一段話，雖然張教授談的是美國文學，但也可以作為對整體外國文學研究的一個描述。她說：「美國文學整體研究趨勢持續朝向『跨』(trans-)的方向轉向……。在『跨』這個框架下，美國文學在近年來主要議題朝向：(1) 跨國轉向；(2) 族裔議題與生命政治的闡連；(3) 跨學門：生命政治與他者倫理等政治學與哲學學門的議題的探討；(4) 跨媒體：電影與漫畫、數位網路、科幻敘事等等的研究」。因此不管是英美文學或其他外語研究，都有這樣的趨勢。前兩天，Bruno Latour 到交大演講，他希望社會與自然科學能做連結，並提出一個觀點，就是「科學人文學 (Scientific Humanities)」。科學人文學所要傳達的，就是不管研究或生存環境，社會與自然科學之間都應該做一個連結和詮釋。

我認為科學人文學非常值得研究，今天的報告鎖定在醫療人文學和數位人文學兩方面。在熱門及前瞻學術研究議題調查裡，歸納出三十四個前瞻議題，其中就有近三分之一屬於醫療人文學和數位人文學範疇。醫療人文學 (Medical Humanities) 具有許多面向，我個人的經驗是研究醫師作家的文本。比如研究電影 *My Own Country: A Doctor's Story* (1994)，這是一位印度裔美國醫師寫的回憶



圖二：馮品佳教授

錄，講述大家原本對愛滋病毫無所知，到跟病人互動而逐漸了解這個疾病，並對他個人和家庭產生了重要影響。另一個是對 Lisa Genova 撰寫的小說 *Still Alice* (2007) 研究，講的是早發性失智症，後來我發現大家會去研究醫學人文學，一方面是學術興趣，一方面是個人興趣，或是跟個人經驗形成同理心的連結。另外是敘事醫學 (Narrative Medicine)，醫生、護理人員或照護人員將自己的經驗表現出來，有兩本相關的期刊，一本是 *Medical Humanities*，從醫療人員如何做居家照護觀點，處理他們所遇到的問題。另一本是 *Journal of Medical Humanities* (1980-)，由兩個不同的機構出版。在臺灣也有許多醫生或護理人員透過寫作來表達他們的心聲。

在數位人文學 (Digital Humanities) 方面，像是國家數位典藏計畫 (2008-2012)，科技部數位人文研究計畫 (2013-)，都在做數位人文的研究。美國史丹佛大學的數位人文研究做得很好，一方面是該校它在矽谷資學科學先進的優勢，一方面是它的人文研究非常強。數位人文學目前在各國也受到重視，我曾在史丹佛大學看到他們的徵求學生加入數位人文學程的條件，要能同時做英文研究跟資訊科學的研究，顯示他們已經用這樣的方式在訓練學生了。另一方面，我覺得人文社會科學應該要跟其他學科作整合研究，比如陳春燕在〈從新媒體研究看文學與傳介問題〉一文提到新媒體研究，結合了網路、智慧通訊、數位影像等，當然還包括理論上的研究。我自己也曾參與史丹佛「北美鐵路華工研究」計畫，這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計畫，結合歷史、文學、社會學、考古學等跨領域研究，讓大家一起重新挖掘歷史，因此我個人認為這種類型的計畫非常值得繼續推行。

林富士教授(歷史學)

歷史是一門關於過去的學問，但我今天要講的是關於未來的歷史學。對歷史學者而言，人類文明經歷三個階段，一是口語階段，二是文字階段，三就是我們目前所處的數位階段。「未來」這個趨勢是非常清楚的，許多先進國家的數位出版已經超越了實體出版，而數位世界所存在的資料量，跟實體世界的資料量相比，已經高達 98:2，意思是人類所有重要的知識，幾乎都是在網路世界利用數位格式來流傳。在這種挑戰下，歷史學將面臨全新的改變。第一是研究新對象，包含實體世界的人跟虛擬世界的人。第二是新史料，重要的面向包含數位資料、微縮效應、大數據、數位匯流和多語文本。第三是新工具，包含知識生產的基本工具、資料蒐集與管理工具、資料分析與探討工具、資料的呈現跟傳播工具。第四是新方法，包含鳥瞰閱讀、社會網絡分析、地理資訊系統、眾人協作等。如同剛才馮教授提到跟史丹佛大學的合作案，就非常需要眾人的協作。

因為這些變化，歷史學產生一些新的研究課題。比如大數據有相當多的資料跟眾人的日常生活、生老病死、社交活動、購物行為、意見表達有關，因此大眾文化、流行文化、生活史、生命史、人口史等會逐漸受到重視。其次，由於詞頻分析工具的運用，可以找出特定的關鍵詞，而詞彙往往指涉特定的人、事、時、地、物，它們在歷史長河中的形象或觀念的轉變，將會衍生歷史學者感興趣的議題。第三，由於有各種比對工具，因此像宗教、醫學、史學文獻通



圖三：林富士教授

常是輾轉抄襲或多人反覆編定，便可利用這種數位工具協助未來文獻史、思想史的研究。第四，凡是跟人群有關的政治、社會、宗教、學術、疾病文化史，都可以利用社會網絡分析來進行研究。此外，地理資訊系統則適用於歷史研究中的移動、聚落、城市、建築、物產、人口等問題。當然在未來網路世界的訊息流向和空間分布的變遷史，也是未來歷史學的發展重點。

總結來看，人的歷史正往數位時代大步前進，歷史學的研究對象和所能用的史料、工具、方法也會跟著數位化，我們關心的課題也會跟著改變；換句話說，典範轉移也一定會發生，這是無法逃脫的歷史方向。跟著這種改變，未來歷史學會出現什麼樣的面貌，就特別值得注意。過去我們的工作是紀錄當代的人物和事件，保存社會的共同記憶，強化過去的連結和群體認同，未來歷史學家恐怕還需要提供預測的服務。我相信歷史學依然會川流不息，但是歷史學家的身分會微縮，不過我們的責任仍是不斷的向歷史長河丟石頭，不斷扣問人類文明的軌跡與意義究竟何在。希望大家能給予我們鼓舞。